

留守北方的鳥

自由談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詩經》描繪了這樣一幅場景：每每秋高天涼，草木蕭瑟，一隊隊先知先覺的北方候鳥展動雙翅，列陣長空，嗚嗚呼喚着，遠離家鄉，遷徙數千公里，到溫暖的南方越冬，算作一種形式的「之子于征」吧。在牠們的身後，成片的黃葉紅葉逐漸落盡，寒風襲來，河流冰封，白雪覆蓋，生命似在蛰伏，悄無聲息，待到次年開春，「機會主義」的雁鵝鴨鵝才重返故土。

候鳥過後，四野空落，北方就此鳥飛絕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在寒冷的冬季，仍見「留守」的鳥兒雀躍，牠們是喜鵲、烏鴉、麻雀……鳥類中的「堅定分子」，既無華麗的羽翼，土得掉渣，也並非受保護的種類。沒有野禽壯實的身軀，頗長有力的翅膀，飛不高，行不遠，身體的缺陷注定了牠們不具備遠行的潛質，只能留守北方，在鄉野棲身。但牠們並不自卑，有著其他禽鳥不具備的長處。首先，牠們具有「高智商」，懂得建築，善於築巢。北方的楊樹是很多的，牠們的巢多數選擇在村外高大的楊樹上端開杈處，底部牢固，免受驚擾。其次，牠們捨得力氣，不停地飛來飛去，像精衛填海那樣銜來枯枝搭巢，呈梭形越探越厚，庇護全家。再者，牠們頭腦靈敏，善利用，即使是不善造窩的麻雀，也會採取「拿來主義」，利用民居避寒擋風，在屋簷下稍加整理，飛進飛出墊些乾草，與房主人和睦相處，就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霍無非

雪落大地靜無聲，百里荒原一片白。此時，野外的生存環境格外嚴峻，植被枯乾，壓着積雪，食物短缺，為了不餓肚子，熬過嚴冬，牠們對食物的攫取不得不付出較其他季節成倍的努力。鳥兒是聰明的，在秋季牠們就比多多進食，轉化熱量貯於腹中，打下過冬的底子。光憑這些還不夠，牠們不像「貓冬」般懶，「貓冬」無異於自殺。牠們成群結隊飛向雪地，用爪蹬，用喙拱，找尋地裏的草籽、菜葉，鑽進高高的秸桿堆，尋些散落的穀穗、米粒吃，渾身白絨絨沾着雪，一隻隻成為「白毛仙子」。當然，即便在萬物龜縮的冬季，牠們仍不忘滅蟲的本職，「篤篤篤」，本事高超的啄木鳥從不同角度抓牢枝幹，不辭勞苦地用長長的喙尋蟲除害，減少開春蟲害的發生。一報還一報，牠們感動了善良的人，秋後有意在果樹上留幾個果，雪天在地上撒些穀子，都是對鳥類的褒獎和愛護。

有了留守的鳥作伴，人就排遣寂寞，雖非春日，仍可「處處聞啼鳥」——可比自然界的天籟之音。喜鵲愛受喜，「喳喳，喳喳」，每叫一聲，長長的尾巴就抖動一下，雖然聲音有些啞，但往往喻為喜慶吉兆。連鳥兒也羨慕的外國人最喜喜鵲，英超的紐卡素足球隊綽號「喜鵲」，隊服也是黑白條相間的喜鵲色調，視之為圖騰。「呱兒，呱兒」，為鳥鵲大洪亮，穿透力強，在半空能傳出老遠，音脈漸盡，餘韻無窮。雖不是人人聽得慣，畢竟表達一種心聲。宋人朱彖《萍洲可談》言：「東南謂鳥鳴為凶，鵲噪為吉，故或呼為喜鵲。頃在山東，見人聞鵲噪則睡之，鳥啼卻以為喜……」鵲叫也好，鳥啼也罷，看來各有所愛，不以人的好惡而改變。至於麻雀兒，「唧唧喳喳」的連續細聲碎語，好像有說不完道不盡的歡快話兒，給茫茫大地帶來生機，感染着同一時空的人們，披紅掛綠開心過年，奮銳備耕。待到七九河開，春回大地，候鳥從南方歸來，留守北方的鳥兒早就報過春，嬉鬧一片了。

不是誰都可以看到天池

張桂輝

繽紛華夏

那年初夏，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一個全國性聯誼會，與幾位文友結伴前往吉林敦化，急切切想去心儀已久的長白山遊一回。因是臨時動議，沒能買到臥鋪。坐了一夜火車，次日清晨抵達敦化。「沒看到天池，等於沒看到過長白山。只是長白山氣候變化無常，山下陽光燦爛，山上雲遮霧繞。幾十米外的景物都模糊不清，更不要說幾百米下的天池了。」

在計程車上，熱情而健談的司機娓娓道來：「看天池，憑運氣。當年X先生上山一次，就如願看到了天池真面目，而Y先生三次上山，也沒能看到神秘的天池……」

於是，上長白山能否看到天池，便成了我們心中一個不大不小的「結」。大老遠的從東南來一次東北，要是沒看到天池，豈不太遺憾了。於是，只要有機會，大家便不忘打聽。而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且與那個司機的說法如出一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廬山生活工作過幾年時間，對高山雲霧那隨心所欲、飄忽不定的「性格」，多少有點了解，而長白山的「身高」差不多是廬山的兩倍，雲霧無疑要濃厚許多。

長白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指那條西南至東北走向、綿延上千公里的山脈，它橫亘於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的東部及朝鮮兩江道交界處；狹義的，單指主峰長白山，其最高峰為朝鮮界內的「將軍峰」（原名白頭峰），海拔二千七百五十米，在中國一側的白雲峰，海拔二千六百九十一米，為東北第一高峰。

這天上午，我們從敦化出發，向長白山開進。途中，導遊小姐不忘提前給我們「打預防針」：「我帶過的遊客，十批當中通常只有兩批可看到天池。你們可要有心理準備哦，要不然失望就太大了。」聽了這話，我嘴上沒說什麼，心裏卻隱隱擔憂：弄不好，真的白跑一趟了！

當我們換乘旅遊越野車，在陡峭的彎道上，搖搖晃晃、左右滑動了半個來小時上得長白山後，按照現場管理人員的示意，先步行前往B區觀賞天池。天池池水表面海拔二千一百九十二米，比新疆天山天池高出二百餘米，是中國最高、最深的火山湖。到得B區峰頂，雲開霧散，不時有幾縷陽光照射下來。「啊，天池！」不知是誰興奮地叫出聲來。我垂眼望去，但見天池宛如一位濃妝淡抹、純潔羞澀的少女，靜靜仰臥在我們腳下約五百米的位置上。

長白山是中國十大名山之一，與五嶽齊名。因其主峰白雲峰多白色浮石與積雪而得名，素有「千年積雪萬年松，直上天間第一峰」的美譽。天池周圍，群峰林立，其中單是超過二千五百米的山峰，就有十六座。山頂部幾乎全由距今一萬二千年前噴發的火山灰和淡黃色浮岩所組成。山峰陡峭崎嶇，挺拔峻秀，有的雍容如蓮花，有的尖削像竹筍，既神奇，又壯觀，與一池碧水相映成輝，妙不可言、美不勝收。

雖是七月初，長白山上依然寒風凜凜。我們有的穿着租來的大衣，有的裹緊借來的棉襖，身上雖然不覺得冷，可雙手卻有強烈的凍感。大家顧不得這些，頂着寒風，一邊嘖嘖讚嘆，一邊嘖嘖拍照，恨不得要把圖們江、鴨綠江、松花江三江源頭的天池美景全都攝入鏡頭。離開B區後，折回前往A區觀景。行進途中，還是為雲壓頂，想不到峰巒，又是陽光燦爛。不要說我們心裏有多高興，就連身穿白色風雨衣、混雜在我們中間的幾十位韓國遊客，一個個臉上也堆滿了燦爛的笑容。也難怪，據資料記載，長白山一年中能看到天池的日子不超過六十天，其餘大部分時間全被白雪覆蓋着。即便七八三個月，雲霧依然時聚時散，絲毫沒有規律可循，一天當中能看到天池的時間少得可憐，所以要想清晰一睹天池的風采，確實要碰「運氣」。按照導遊給出的時間節點，我們在山上逗留了不到兩個小時。下山途中，我為此行能順利看到天池美景而慶幸的同時，想起那個「Y先生三次上山，也沒能看到神秘的天池」的傳說，心中略有所悟：民心是桿秤。傳說未必完全真實，但透過眾口一詞的傳說，似乎可以從中聽出一點不言而喻的民意來。

盤子一定要洗七遍嗎？

貝一中

如是我見

受歡迎的人，並因此產生自卑心理，喪失民族自信心，盲目地認同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誠然，國民性差異的存在是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國人的國民性也確實存在一些不如發達國家的缺陷，但並非事事不如人，用「盤子一定要洗七遍」這種奇談來說事，也太不靠譜了。

竊以為，問題不在原文作者身上，而是我們的輿論導向出了問題。隨筆雜談不同於新聞，不必拘泥於一時一地，一人一事，可以像魯迅說的那樣「雜取種人，合成一個」。寫稿子的人為求發表，難免會有吸晴心理，因吸晴而獵奇，因獵奇而虛構的勵志故事並不少見。問題是我們把獵奇與虛構的媒體和教書育人的師者，不應盲目跟風，把這個虛構的個案當成普遍性的真經來傳播，讓我們的讀者和學生錯誤地認為，中國人素質就是不行，連洗盤子也偷懶，走到哪裏都是不受人歡迎的人，並因此產生自卑心理，喪失民族自信心，盲目地認同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

浪費水而被罰款。那麼，這樣的行為為何會受到追捧，不僅能登上主流網絡媒體，接連被各類報刊所轉載，而且被編入內地初高中的閱讀練習，誤導學生呢？

真相如何呢？正在日本留學和曾在日本留學的人都說，這不是事實！網絡作家周小平根據在日飯店打工的同學說，大量留學生的回國應說，在日本某些餐廳，髒亂的情況同樣存在，即便在高檔餐廳也從未聽說過要洗七遍的說法，恐怕首先會因為要洗七遍，恐怕首先會因為浪費水而被罰款。那麼，這樣的行為為何會受到追捧，不僅能登上主流網絡媒體，接連被各類報刊所轉載，而且被編入內地初高中的閱讀練習，誤導學生呢？

其中就有一篇題為《一定要洗七遍》的短文，說的是某教授在講授「WTO條款」時，見大家昏昏欲睡，先講了個故事。大意是說，有個在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課餘到餐館打工，因為只洗了五遍盤子，被老闆辭退了。理由是：在日本餐館，盤子必須洗七遍；圖省事少洗兩遍，違背了行規，是不誠實表現。這還不算完，接下來的學校無聊轉學，租住的房東要他退房。回國後，他逢人便說：「在日本洗盤子，一定要洗七遍呀！」

隨着數位化媒體的普及，資訊傳播的速度與廣度愈益拓展，新格言、新警句層出不窮，新詞彙、新語言漫天飛舞，且語不驚人死不休，什麼「碉堡了」、「雷到了」、「驚呆了」、「弱爆了」等，就像流星雨一樣灑滿網絡。稍不留意，你就成了時尙文盲。與此同時，大量的奇談怪論也紛紛逞能，堂而皇之地在主流網絡媒體上出現，煞有介事地混淆着人們的視聽。

猩猩會「對話」

程劍秋

人與事

用語言交際是人類的專利，是人類社會文明的決定因素之一。那麼在人類之外，那些與人類共同生活在地球家園中的飛禽走獸有語言嗎？例如猩猩，會說話嗎？這是一項神秘而又饒有興趣的科學命題。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卻不是一個很容易說得清，起碼在目前還是語言學家和生物學家難以作出明確回答的問題。

據有關資料記載，一九四〇年語言學家海斯夫婦曾收養了一隻黑猩猩幼崽取名「威基」，他們耐心地教幼兒那樣教威基說話，試圖讓牠能像人類一樣有語言交流能力。蒼天不負有心人，奇跡終於發生了，威基明白了「爸爸」、「媽媽」、「杯子」這三個詞的含義：牠們拿着一張畫着杯子的圖片給威基看，牠就會用手勢表示認出來了「這是杯子」。但以上三個詞「papa」、「mama」、「cup」的發音威基是無論如何都發不出來的。實驗證明，猩猩這類靈長類動物雖然完全能學會形體動作與手勢語言，但牠們只能發出簡單的聲音，卻不能像人一樣地講話。這是什麼原因？學者們從猩猩的口腔、聲帶解剖學的考察與研究中判斷，牠們之所以不能講話的終極原因就在於其根本不具備自由發音的生理技能。所以要牠們學會聲音語言是絕對辦不到的，這就是嚴酷的現實。

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教黑猩猩學習啞人手語，其效果將是十分理想的。請看以下幾個動人的實例。一九六〇年，卡達拉夫婦收養了一隻幼小的黑猩猩取名「瓦什」，訓練牠學習啞人手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經過了一年零三個月訓練，瓦什學會了三十四個單詞，到了五歲的時候成績非凡，竟能掌握一百六十個單詞，甚至能把若干個單詞組合起來與人進行對話。以下便是卡達拉夫婦的朋友洛傑博士與黑猩猩瓦什的對話，簡直就像大人和小孩對話一樣：

洛傑博士：「你想要什麼？」
瓦什：「撓癢癢。」
洛傑博士：「要誰給你撓癢癢？」
瓦什：「卡達拉博士。」
洛傑博士：「卡達拉博士不在家。」
瓦什：「洛傑博士撓癢癢。」

更有趣的是，當瓦什認識了鴨子並學會了表達「鴨子」這一辭彙的手語後，有一天卡達拉博士指著在水中游着的天鵝問瓦什：「這是什麼？」瓦什觀察了一會，竟能分辨出天鵝並非鴨子，而天鵝這個詞還未學過，無法表達，沒想到牠出乎意料地回答：「水鳥」。這是因為「水」「鳥」兩個詞牠早就學會了。啊，多麼聰明的瓦什！「水鳥」這一回答，一方面說明牠能清晰地認識到天鵝與鴨子的區別，另一方面證明牠已經發現了天鵝、鴨子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這一共同屬性，並且共屬鳥類，從而以此為依據盡可能完美地回答了卡達拉博士的提問。

繼卡達拉博士之後，弗次博士也訓練了一隻取名為露西的黑猩猩，教牠分辨水果蔬菜等不同味道的表達方式。如蘋果是「香甜的」、辣蘿蔔有「辣味」等等。該黑猩猩竟然能用手語和形體動作把各種完全不同的味覺感受表達出來。更有趣的是表達「疼痛」的時候會「哭泣」，表達「飢



透過訓練，猩猩可以成功學習手語



猩猩能發出簡單的聲音，卻不能像人類一樣講話

集思廣益

文史叢譚

漢高祖劉邦病重，呂后問他道：「相國蕭何死了之後，可以讓誰來代替他？」漢高祖說：「蕭何可以。」蕭何病危，漢惠帝問他：「你百年之後，誰可以代替你？」蕭何說：「對臣子的了解，沒有哪個能夠超過國君您了。」漢惠帝問：「曹參怎麼樣？」蕭何說：「皇帝您得找到相國合適的人選了。」而因為任用曹參這樣一位得到漢高祖、蕭何、漢惠帝等一致認可的治國人才，漢朝因此走向了興盛。

而在此前若干年的戰國時期的趙國，有位精通兵法的理論型的人才趙括，要說紙上談兵，就是他父親，作為趙國著名將領的趙奢也不是他的對手，但是他父親並不看好他。趙奢對趙括的母親說：「趙國必將任命趙括為將軍，而令趙軍一敗塗地的也一定是趙括。」後來，廉頗率領軍隊與秦軍對峙，秦國派侯嬴范雎通賄賂的方式對趙國使臣說：「趙國王於是任命趙括取代廉頗。對於趙王的這一任命，廉頗如加以勸阻，趙王不聽。趙括的母親上書說趙括不能為將，趙王也不聽。」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秦軍打敗趙軍。

上述兩段歷史廣為人知，但是，能夠像南宋的洪邁那樣，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進行認真反思的並不是很多。洪邁在他的《容齋隨筆》「曹參趙括」一章中，在簡單回顧了這段歷史之後，這樣說道：「曹參之宜為相，高祖以為可，惠帝以為可，蕭何以為可，參自以為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應候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繫，可不監哉！」

「監」，通「鑒」，鏡子之意。因此，「將相安危所繫，可不監哉」當是「將相這樞位高權重的大臣，對國家的安危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因此，在選擇相關人選的時候，怎麼能不以史為鑒」以漢朝任用曹參而興盛，趙國因為任用趙括而大敗作為一面鏡子呢？」至於從這面歷史的鏡子裏面「照」出什麼，洪邁沒有更具體的說明。而我們以為聽各方面的意見，以努力避免因為獨斷專行而帶來的用人問題上的盲目性與隨意性。而這層意思如果用一個詞去概括，那恐怕就是「集思廣益」。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經歷、思維、感情、立場、觀點，同時我們每個人也都有只屬於個人的知識積累、知識視野以及思考問題的角度與高度。這些高度個性化的東西，讓我們有別於其他任何人，有了自己的個性和特點。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這些個性和特點，換個角度來說，也可能是缺點和不足：它們讓你能在某些知識的盲點、視線的盲區。而要改正這些缺點、彌補這些不足，需要其他人作為自己的一面鏡子；當我們置身於這些無數面鏡子之前，並扭動身體認真打量自己的時候，往往更容易發現從頭到腳、從前到後存在的某些毛病。

當然，我們不能不說的是，「以人為鑒」是傳統的說法；就現代政治來說，那恐怕便是「民主」讓公眾參與到國家政治中來。而我們也可以相信，「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群衆是真正的英雄」；因此，假如在從「將相」的任用到大政方針的制定乃至民族未來前進方向與目標的選擇上，充分地尊重他們的意願，充分利用他們的智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一句話，也就是「集思廣益」，那麼，歷史上很多錯誤，有些今天看來還是十分低級和愚蠢的，無疑可以避免；今後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前進的步伐可以邁得更加堅實，我們的社會也一定會更加和諧，人民會更加幸福。

